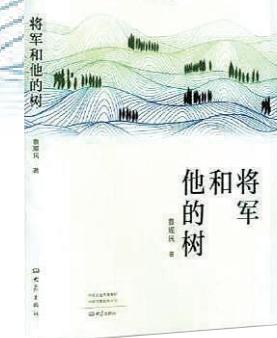


松涛阵阵起涟漪

——《将军和他的树》的创作特色

郭建强



里拐弯窜出去，顺烟囱引向高天，一刻钟工夫，土炕温热。”

植树时的细节这样写：“张连印第一个将幼树从车上抱下来，一边操作，一边给工人们示范，像抱小孩一样，轻轻地放在坑里。第一棵泛着绿意的幼松迎着春天被栽下去，这些幼松一枝枝松针被风吹得抖起来，仿佛要将这春风梳洗一番。北梁上有了春意。”

主题：从“种树”到“种心”的精神升华

小说的表层是“生态治理”，内核是“人心重塑”。张连印初回乡时，村民们都不看好，说这大概是大官儿退休后作秀做样儿，说风沙山地环境太恶劣树难活，说这不靠谱的赔钱营生根本“不成铁”。

可意志如钢似铁的“老汉”用行动打破了人们的预判。“这春风，揭皮剔肉，直砭入骨，一个植树季下来，张连印和妻子脸上被晒得脱一层皮，风吹得嘴‘膀’起来，像猪嘴……嘴巴啃馒头，稍一用劲，嘴唇上就渗出血……”

在将军的感召下，他的老战友、老部下、乡亲们闻风而动，纷纷入苗圃帮将军种树育苗。“19年过去了，这接近摩天岭长城的西梁，周围700亩林地……万木参天，林荫蔽日，树梢头还有一个劲往蓝天上探去……”

小说巧妙设置三重对照：与“着不成”的消极心态对照，在将军的感化、引导下，老伴、儿子齐上阵，许多村民们加入植树造林大队伍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，扎根在风沙漫天的晋北大地植树造林，将昔日连绵的荒山秃岭变为绿水青山；与“急功近利”的短视思维对照，将军拒绝四五十万元年薪，不当顾问、不包煤矿；与“个人得失”的世俗考量对照，他将全部退休工资、积蓄捐给植树造林事业，自己住和乡亲们一模一样的简易砖瓦房。这些对照最终指向一个命题：真正的“先进”，是让群众从“旁观者”变成“参与者”。当二十年后的雁北大地绿浪翻涌，将军种绿成海，“治沙、绿化”早已超越环境治理，成为一场关于信念、信任与信心的精神革命。

叙事：在时间褶皱里生长的生命之树

鲁顺民采用“复调叙事”，将三条线索交织推进：一条是张连印的“种树线”（育苗、栽种、守护），一条是村民的“情感线”（从怀疑到信任），一条是历史的“纵深线”（真实记录了张连印如何从吃百家饭的苦孩子成长为共和国将军；展示了晋北广袤高原上一代代芸芸众生、风土人情、所急所盼；持续聚焦从昔日生态恶化到新时代生态治理的艰难历程）。这种结构让故事摆脱线性叙事的平淡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。三个维度的交织，让“新时代的甘祖昌”“穿军装的杨善洲”的绿化故事有了史诗般的厚重。

作品的结尾极具余韵：“高歌谁和余，正是这松涛。蓦然，稼轩词再次呈现，‘……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’。此刻，站在大林边的张连印将军，和这片延宕到更远梁峁上的绿色波涛相互印证着，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啦！”这种“物在人未老”的留白，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记忆熔铸成永恒的意象——那些在风沙石缝里扎根的树苗，那些被汗水浸透的岁月，那些从怀疑到信任的眼神，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最动人的绿色注脚。

2025年5月，《将军和他的树》荣获“徐迟报告文学奖”，这部近二十万字长篇作品的成功，在于它用朴素的文学语言，完成了对“先进人物”的重新定义：不是高不可攀的“神”，而是有血有肉的“人”；不是孤军奋战的“孤胆英雄”，而是唤醒众生的“精神火种”。

重读《将军和他的树》，内心一次次被将军的心思和激动感动。鲁顺民用雁北大地上的松涛声告诉我们：真正的生态治理，始于人心的觉醒；真正的“时代楷模”，是把“我”活成“我们”。当我们在书中触摸那些粗糙的树皮、湿润的黄土、滚烫的汗水，最终触碰到的是一个民族对绿色最深沉的渴望——那是刻在基因里的生存智慧，更是写在大地上的精神史诗。

双塔

宋文平

《三里湾》是赵树理写的一部长篇小说，它讲述了发生在三里湾，围绕扩社、开渠的一系列故事。故事中有各色人等，作者均涉笔成趣，其中一对姐妹花读来令人忍俊不禁。这对姐妹花正是“常有理”和“能不够”。

在三里湾，“糊涂涂”马多寿的老婆外号叫“常有理”，袁天成的老婆外号叫“能不够”，二人是亲姊妹，是临河镇一个祖传牙行家的姑娘。她俩还有个兄弟叫李林虎，子承父业，是个有名的老牙行，专门在骡马市场干些坑蒙拐骗的勾当。受家风濡染，姐妹二人也是门里出身，自带三分，自私自利，口才相当了得。

在三里湾，要说口才好，“能不够”自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。书中说，她是村里有名的巧舌头，只要你和她打交道，光有她说的，就轮不到你开口；而且传话特别快，用“糊涂涂”的话说，“一张嘴比电报还快！什么事让她知道了，还不跟在旗杆院楼上广播了一样。”“能不够”不但有个好牙口，还长了一双势利眼。当初嫁到袁天成家的时候，因为袁天成家是个下降的中农户，她便对袁家全家人都看不起，成天闹气，村里人对她的评论是“骂死公公缠死婆，拉着丈夫跳大河”。她有一套做媳妇的“尖圆理论”：对家里人要尖，对外人要圆——在家里半点亏也不要吃，总得叫家里大人小人觉得你不是好说话的；对外面的人说话要圆滑一点，叫人人觉得你是个好心肠。

“常有理”的口才，和“能不够”相比不遑多让，她简直就是一个“语言大师”。她家和王满喜是一个互助组，按他们互助组的规定，不论给谁家做活，如果不管家就多给三斤米的工资。她家愿意管饭，可大家都不愿意吃她家的饭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吃午饭，本来是“每个人两个黄蒸，一碗汤面，面汤管饱”，可到了“常有理”的嘴里就变成了“每个人两个黄蒸，汤面管饱”。这一改，格局打开，境界全出，好像她家是多么大方，多么排场！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，用满喜的话说是“每个人两个黄蒸，面汤管饱”。

这一对姐妹花虽说都伶牙俐齿，能言善辩，但各有特色。“常有理”经常是振振有词，端端有理，气急败坏了起来破口大骂；“能不够”是对外人卖虚假人情，对家里人搬弄是非，理屈词穷了就顺风使舵。

先说“常有理”，还是以吃饭为例。有一天，她的三儿媳菊英早上起来只喝了一碗稠粥，就领着孩子出去磨面去了，直到吃中午饭也没磨完，等到磨完回家，家里早吃过饭了，“常有理”和大儿媳“惹不起”只给她和孩子留下些面汤。菊英气不过，告到了调解委员会。“惹不起”骂菊英：“说瞎话叫你烂舌根！”而“常有理”却说：“孩子都是我的孩子，媳妇自然也是我的儿媳，哪一根指头也是自己的骨肉，我也犯不上偏谁为谁！可是咱们这庄户人家，不到过年过节，每天也不过吃一些家常便饭……大家既然都吃一样的饭，自然也没有给媳妇另做一锅的道理……我和大伙家（指菊英）想吃什么！人和人的心事不投了，想找碴儿什么时候都找得出来……”

对于“能不够”，作者说她闹气，有时候看见好像已经不顾生死了，实际上她的头脑很清楚，能考虑到当前形势是否对自己有利。她对从前那些爱使刀的女人常用的“一哭二闹三上吊”的办法不完全赞成。她说：“千万不要提上吊——上吊有时候能耽搁了自己的性命；哭的时候也不要真哭——最好是在夜里吹了灯以后装着哭；要是过年过节存了一些干粮的话，也可以装成生气的样子隔几天不吃饭。”

“能不够”用这些办法摆典了袁天成多半辈子，硬生生把这个1938年参加土改的老干部操典成了落后分子。后来她挑唆女儿离了婚，又想把女儿嫁给有翼，和姐姐“常有理”家亲上加亲，等等，逼得天成老汉革了命，铁了心要和她离婚，最后，“能不够”考虑利害得失乖乖服了软，对天成说：“好吧！我都听你的就是了！”

总的来说，“常有理”的理是自私自利的理，“能不够”的能是弄巧成拙的能。对她俩的行为，有时候就是家里人也看不下去。“常有理”不让自己的小儿子有翼参加团会，连“糊涂涂”都说：“叫他走吧，咱不要把村里的大人都得罪遍了！”“能不够”和袁天成闹气，她提出今后袁天成不得再在外边败坏她的名声，袁天成反问她：“我的名声早被你败坏得提不起了，我找谁去？”

这一对姐妹花虽然缺点多多，但读者对她们好像也恨不起来，甚至在阅读的时候，还会发出会心的微笑。倒不是对她们的错误行为表示赞赏，而是对她们自私狡黠中不乏高妙的语言艺术表示悠然心会。这可能就是赵树理作为文学大师，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独特艺术魅力吧。

清风抚树

——探访曹乃谦手记

韩晨光



曹乃谦用了5年的时间，才在2017年完成“母亲三部曲”的最后一部——《清风三叹》。在写完后记的时候，他又因为发病住了院。这时距他母亲去世，已经15年了。

大同夏天的温度一如既往地早晚有别。中午，我顶着酷暑在读这本书，之所以会去读曹乃谦先生的小说，缘自吾乡韩府老师。当时我们约定一起去拜访一些大同的学者和作家，拍些视频，第一位访谈对象就是曹乃谦。

我最早知道曹先生，还是在二十年前读大学的时候。偶尔会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山西籍作家的小说，那时见到过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》，但没有细读。为了这次访谈顺利，我在经典书店买了《清风三叹》。下午一点多携书进门，等放下书已经是晚上八点半。我没感觉到饿，揉了揉眼睛，若有所失。

到了约定的日子，一位导演、一位摄像师、一位没打过灯纯粹因为好奇来帮忙的灯光师，再加上我，在韩老师的带领下赶奔曹先生的住所。

曹先生夫妇把我们接进来，一看到摄像器材，老先生脸拉下来了。他抱怨韩府老师说：“唉，早知道你还要录像我就不让来了。我这个样子拍出来多难看。”除了旧疾的后遗症外，风湿病让曹先生拄上了拐杖。为了治疗风湿，他得到一个药酒的方子。谁料“药对劲，酒也对劲”，一杯的量让他喝成了三杯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女儿回家后问他：“爸爸你昨晚看电视开这么大声，咱们住六层，我在一层就听见了。”

风湿没治好，曹老师却挂上了助听器。

见此情景，韩老师慢慢拿出手机，给曹先生念微信联系时的原文，果然提到了拍摄的事情。听到这段话，曹公才不情愿地点了头：“年纪大了，就记住你们啥时候来，没记住拍摄，哎，那就没办法，拍吧。”

访谈终于走上正轨，但我们谈的内容却没什么特别的新意。关于作品、关于人生，对于这样一位久已成名的作家来说，早已被充分发掘。我们聊了聊他著名的赌约、他和汪曾祺先生的友谊，聊聊他对推理小说的喜爱。当我问他有什么案件是他一直以来难以忘记的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那说起来就多了，刻骨铭心的案子很多，有时候想起来就难受。”接着他看似不

经意地瞟了一眼我的笔记本，说：“当然这些事情是不能讲的。”我合上了笔记本。眼前的这位老人当了一辈子警察，曾经因为破案如神获得过省先进个人的荣誉。

聊到个人的生活，话题就多了起来。在圆通寺生活的时候，曹家门外经常有两名乞丐，和曹家人相处甚好，保护过曹家妈妈，也（试图）保护过曹乃谦。但即使这样，登门入室喝杯水的事情都不会去做。按他俩的说法：“嘿，我们是啥人，您儿们是啥人家。”多年后，曹家早已搬离圆通寺，曹乃谦偶尔还会在街上遇到这两位。有一次他直接掏出一百块钱给他俩，结果却被拒绝了：“您儿们这么大的票子我不敢要，给您个十块八块的我也要了。”再后来遇到，曹乃谦就从口袋掏出十块八块，每次乞丐都很不好意思：“咿呀，您儿掏啥呢掏呢……”曹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韩府老师听得津津有味，他偷偷跟我说，曹先生是怎么讲故事的，就是怎么写故事的。就在我沉浸在圆通寺故事的时候，曹老师却打住了话头：“今天就这样哇，我实在坐不动了。”在我们对谈的一个小时里，曹老师始终坐在一个小马扎上，他的腰不好，不敢坐在沙发上。

我拿出《清风三叹》请他签名，顺便也到他书房补拍几个镜头。曹老师书房不大，有一个小书柜全是他的书，或者作品合集。他告诉我，刊登他作品的书合计超过一百种。书柜的旁边挂着几张照片，最大的一张是曹家和马悦然夫妇的合影。曹老师从书柜抽出两本盗版的他的书，和正品摆在一起，让摄像师拍下来：“拍拍这个，这个有意思。”

得病之后，曹老师的双手都在颤抖。在给我们签名的时候，他先用左手捂着右手，稳住颤抖的手腕，然后蘸上墨，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，再慢慢地写上“某某某指正，乃谦”，盖好名章。当他盖章的时候，我的心情就像等待原子弹试爆。一切顺利！他撕下一小块吸墨纸盖在印痕上，最后合上书本递给我们。至此，受赠人与签名人悬着的心才一齐放下来。我送给曹老师一幅石版画，那是我请新疆画院的画家帮我定制的龟兹石窟供养菩萨藏书票。他笑嘻嘻地说很喜欢这张画，因为他就是在寺庙里长大的。曹老师笑的时候很慈祥，很有佛性。

对谈刚开始的时候，曹老师就说：“我一辈子写作，写的就是我的母亲。”现在，他的手几乎不能握笔，也在《清风三叹》里送走了他的母亲。

临别之时，我从曹家阳台远眺了一眼，文瀛湖尽收眼底。今日天气略阴沉，远处的楼宇失去了轮廓，和铅灰色的天际漂浮在湖面上。



它们是融会贯通的，没有丰富想象力的作者很难写出很棒的小说，同样脱离生活的作者也难写出出色的童话。

——刘海涵



我把自己归为语言本位的写作者。写一句话，在句号之前的断句，我经常要数一数字数，前面七个字的，紧接着就会是三个字，然后五个字、七个字，等等，会有所错落，这样自己会感到愉悦。卡尔维诺把写作分为结晶派和火焰派，我写的时候是火焰派，改的时候会变成结晶派。

——林白

写小说更多需要记忆力，而写童话则更多依赖想象力。但这两者中间并没有鸿沟，在某些情况下